今天：新橋南團探看文君

到熱海不住，只停在「温泉風呂屋」，引泉入園，分在大樹幕地石山園，男女中隔石山，距離不過半望之遠，我們將手提包鎖入相的存物櫃，分開浸浴了一小時餘，便進一餐堂吃了午飯，三人至車站，上了只一站到東亭的酉來新幹線子彈車，十四分鐘到達，竟等於九龍塘到中文大學，且更快些。

「明天十九禮拜一，今天禮拜日，還是住一晚吧。」我去開了兩間房，一雙人房給朵娜與小二各睡一床，我住一單人房。時才下午四點，便用電話約去見三友，他又要請客，我不肯，說明早自由地飛港，應酬請免。但須一見幹行。逢提去他天風總寫字樓。

他已準備好許多文件，其中有返香港，在日本銀行開好的戶口，請我到港去當面簽字作存根。我簽收後，他說：「這回沒有陪你去吃花酒，等下次再好好玩吧！」隨又取出三份土儀，說是名產「雲丹」、「鹽辛」三色，給我們一人一份，另贈送兩位小姐細藏紗花色和式起坐便服各二襲——「是高島屋買的最佳織品」，此外再給兩位女士，一人一盒「博多美女公仔」，皆是極品。我只好道謝，再派車子，送我返大谷，我約他在香港寫字樓開幕時，飛去主持酒會，並介紹全港同行相見，殷殷送到車前而別。他辦公甚忙，當營業主任，極不容易著也。

晚飯借梁娜小二兩個，乘公共國鐵與都電，特為走神田中央線，再到新橋，朵娜知我為小二通之快速方便與秩序，她教小二道：「多而容易記熟，就是東京的交通系統。你的東京分區地圖，還不如用的『地下鐵』圖，『都電國鐵圖』，決不須問路。道才是科學管理法，紐約、倫敦、巴黎，都自嘆不如。

在新橋舊車站出來，到幸町吃山東老板王景新老人開的蘭園作為分家。這幸町的一家，由他最幼妾佐山十四歲，既未生育，却願守寡，而出身却是地高坐收眼柏，見我們進去，忙下來迎接。得我？」她先鞠躬忽然當衆跪下叩頭，喃喃作悲哀狀致謝：「御主人歸天，多蒙老遠賜予香金，不覺第三年了，還未拜謝！已嚇得小二與朵娜呆了。上樓坐了屏風座，又親來招呼，我說：「你須給我們自由，客氣令我們不安。」

二二：七七八八

麥仔搞掂兩件，返到？」

泰拳會，召開會議，對袁野旺：「老袁，我好話講盡，費盡唇舌，斟掂兩件，一晚一件。」

胡雲曰：「斟多一兩件好D，搞大佢。」

阿明曰：「不過唔可以再出到成蚊嘢一個，不如搵一件打三回合，拳酬平一些。」

胡雲曰：「咁亦好，每晚再多一件。袁師傅，諗班踢拳道嘅仔數紹未？」

袁野旺：「七七八八，我地要界佢地食宿機票，拳酬不能高，但會高過泰仔。」

泰仔方面，我亦歷歷佢地價錢，不理佢拳王與否，一律界八百蚊港紙，嘅仔要一千九，拳王級一千八百。」

胡雲大喜，曰：「袁師傅，你係得！」

袁野曰：「我希望有錢賺，最大劑係本地拳手，仙家劇，又有料，又要得貴。」

重一磅，理論上拳力腳力都大一些。這是無疑問的。」

胡雲曰：「有法子，我地搞對抗賽，不出重

二二：自有陰風拂過

他衝下樓，看更張老伯已對他說，他的女朋友剛離開大廈。

「她有說過什麼話嗎？」

「沒有，唐先生，」張老伯答，「她只對我笑了笑，輕飄飄的走了。甜蜜、奇特，連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早點休息吧！」他說。

消失了，我感到有一陣冷風吹過。」

「是的，像一陣風，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她對我望望笑了笑，忽地離去，我還以為自己老眼昏花了，眞奇！」

「張老伯，你大概又喝了酒，醉眼昏花才眞，是不是？」

「我根本沒有喝過酒，」張老伯像在自辯，「她走得很快，轉眼就

二二：徐太追收欠款

當阿芳大輸的時候，徐太的借款便源源供應，她是先給阿芳現欵，然後由阿芳付藏雀數，而不是容許阿芳欠藏雀數。第一天所借的五百元，阿芳第二天就歸還了。

但阿芳連日輸錢，每次都要輸三千元，後來她連家用也輸光了，連首飾也變賣了，還是輸。後來她借徐太的錢已無法歸還，一共借了五千元，這些借欵是寫有借據的。

一直到一個星期之後，牌局收場了，阿芳仍然要借錢結算賭債，徐太便開口說：「丁太，這個月底，公寓便要結幾條街賬給人，如果你方便的話，你借去的那些欵，最好明天就歸還給我。」

阿芳「聽」，登時呆住了。這眞是借錢容易還錢難，五千冗的大數目，叫她一時之間那裏去籌呢？

「過失秀」

二二：御駕親征

雷峰大聲道：「這怎麼可以？國家有難，人人有責，怕死貪生還是好漢子麼？」

楊永寧道：「雷峯主，話非如此，假如他們心中有疙瘩，人在心不在，亦沒有好處，咱們要的是眞正有爲國捐軀的氣魄的人，如此咱們方可與强大的瓦剌兵週旋，方可助朝廷抵抗，方可保護皇上入關！」

一個義軍道：「這個皇帝死了，換個還不是如此！何須用這許多生命，去換他一條命？」

周振邦道：「問得好！只要皇帝老起的苦楚，由誰來當都一樣！問題是外有强敵環伺，若果皇帝生命有危，朝野人心惶惶之際，瓦剌就更加有機可乘！蒙古人之殘暴，大家都聽過，相信無人對

瓦剌會產生幻想，何況稍有血性的人，都不願當亡國奴！」

鄧維友道：「各位如果有人

要離開的，咱們既不挽留，也成國公朱勇率三萬騎兵已被全殲，

息，成國公和三萬騎兵已被全殲，軍心更爲震盪，英宗更嚇得縮

十三：御駕親征

二四：不敢愛

他木訥地坐在芝草堆上，說：「你怎麼說也好，我希望有一段潔淨而幸福的生活！」

「明天十九禮拜一，今天禮拜日，還是住一晚吧。」我去開了兩間房，一雙人房給朵娜與小二各睡一床，我住一單人房。時才下午四點，便用電話約去見三友，他又要請客，我不肯，說明早自由地飛港，應酬請免。但須一見幹行。逢提去他天風總寫字樓。

他已準備好許多文件，其中有返香港，在日本銀行開好的戶口，請我到港去當面簽字作存根。我簽收後，他說：「這回沒有陪你去吃花酒，等下次再好好玩吧！」隨又取出三份土儀，說是名產「雲丹」、「鹽辛」三色，給我們一人一份，另贈送兩位小姐細藏紗花色和式起坐便服各二襲——「是高島屋買的最佳織品」，此外再給兩位女士，一人一盒「博多美女公仔」，皆是極品。我只好道謝，再派車子，送我返大谷，我約他在香港寫字樓開幕時，飛去主持酒會，並介紹全港同行相見，殷殷送到車前而別。他辦公甚忙，當營業主任，極不容易著也。

晚飯借梁娜小二兩個，乘公共國鐵與都電，特

二四：不敢愛

他木訥地坐在芝草堆上，說：「你怎麼說也好，我希望有一段潔淨而幸福的生活！」

「眞傻！」她無可如何地說，片刻又問：「那你爲什麼又帶我來這地方？」

「只不過帶你來看看，我知道你被困山上籠子，寂寞得要死！」

「再把它植下你的感情泥土去吧？」

「拔起來的愛芽不曉得枯萎沒有？」

「沒有，我想沒有，從你兩天來對我，就知道沒有。」

「即使再植下去，不曉得對方肯不肯澆水施肥？還有，我們現在的前途茫茫？…」

「我肯澆水施肥，另外還在自己心裡植一株！」

「捨得放棄關嘉權嗎？」

「恨死他！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利用，絕無其他。」

她又擁緊金火，並主動送上熱吻，金火輕輕推開，問道：

「你不是在野島的孤懸生活下，才被逼對我生情吧？」

是夢見你，我想那就是愛吧！」

「金火，對不起，我傷害了你對我的一片愛心！」她反手把他擁得緊緊。

「但我要把心萌的愛芽拔掉……它的生長，對我對你無益。」金火道。

「再把它植下你的感情泥土去吧？」

「拔起來的愛芽不曉得枯萎沒有？」

「沒有，我想沒有，從你兩天來對我，就知道沒有。」

「即使再植下去，不曉得對方肯不肯澆水施肥？還有，我們現在的前途茫茫？…」

「我肯澆水施肥，另外還在自己心裡植一株！」

「捨得放棄關嘉權嗎？」

「恨死他！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利用，絕無其他。」

她又擁緊金火，並主動送上熱吻，金火輕輕推開，問道：

「你不是在野島的孤懸生活下，才被逼對我生情吧？」

一二五：暴跳起來

終於，薛雲英知道翠兒和阿康結婚後，一起住在柯家，實際上不是她家出去，而是阿康入贅柯家！這樣，非但不是少了一顆眼中釘，少了一個爭奪財產的對手，她自己反而是孤掌難鳴了！

這時薛雲英暴跳起來了，對着柯潛大吵：「原來，你什麼都安排好了！這種事爲什麼不先跟我商量呢？你當我是什麼人啊？」柯潛不大理會她。「好，現在你是告訴我這件事，還是跟我商量？」薛雲英過視着他。

「當然有理由。」薛雲英聲音好大。「現在翠兒是嫁給阿康，還是娶阿康進門呀？」

柯潛橫她一眼，嘴裡「哼」一聲。「我只有翠兒一個孩子，阿康住到我家來是天公地道的事，沒什麼好說的！」

「翠兒嫁了家裡還有我啊！你根本不把我當成是柯家的人，是嗎？」

「你口裡沒說，心裡却是這麼想的。你根本就當我不存在！」薛雲英憤憤地說。

「你別整天往歪處想。翠兒如果不在店裡幫忙，工夫做得完嗎？我的身體不好啊！將來，還可以多阿康一個人手用。」柯潛說。

「你分明是把外人叫到家裡來排擠我！」

的人，都將兵器留下來，故此兵器刀槍便顯得十分充足。

周振邦再重新分隊，然後又再提路，瓦剌兵大多騎馬，義軍方面只有槍來的十餘匹馬，用作馱載兵器之用，因此都只能靠一對腿走路，加上泥濘滿路，艱苦百出不待言。

入黑之後，義軍已趕上瓦剌兵，雙方幾乎並頭前進，只是瓦剌兵的先頭部隊都是騎馬，義軍無論如何也沒法甩到前頭，許多人都忙甩底鞋磨穿了腳板上長出了血泡仍然咬貴牙齦前進。

×　×　×

朝廷大軍，因爲缺乏大將指揮，又門志渙散，入黑之後，已被瓦剌前頭部隊追及，王振這時候只好派屬下一個職位而和平，沒有架子。

十三：御駕親征

雷峰大聲道：「這怎麼可以？國家有難，人人有責，怕死貪生還是好漢子麼？」

楊永寧道：「雷峯主，話非如此，假如他們心中有疙瘩，人在心不在，亦沒有好處，咱們要的是眞正有爲國捐軀的氣魄的人，如此咱們方可與强大的瓦剌兵週旋，方可助朝廷抵抗，方可保護皇上入關！」

一個義軍道：「這個皇帝死了，換個還不是如此！何須用這許多生命，去換他一條命？」

周振邦道：「問得好！只要皇帝老起的苦楚，由誰來當都一樣！問題是外有强敵環伺，若果皇帝生命有危，朝野人心惶惶之際，瓦剌就更加有機可乘！蒙古人之殘暴，大家都聽過，相信無人對

瓦剌會產生幻想，何況稍有血性的人，都不願當亡國奴！」

鄧維友道：「各位如果有人

要離開的，咱們既不挽留，也成國公朱勇率三萬騎兵已被全殲，

息，成國公和三萬騎兵已被全殲，軍心更爲震盪，英宗更嚇得縮

十三：御駕親征

二四：不敢愛

他木訥地坐在芝草堆上，說：「你怎麼說也好，我希望有一段潔淨而幸福的生活！」

「眞傻！」她無可如何地說，片刻又問：「那你爲什麼又帶我來這地方？」

「只不過帶你來看看，我知道你被困山上籠子，寂寞得要死！」

「再把它植下你的感情泥土去吧？」

「拔起來的愛芽不曉得枯萎沒有？」

「沒有，我想沒有，從你兩天來對我，就知道沒有。」

「即使再植下去，不曉得對方肯不肯澆水施肥？還有，我們現在的前途茫茫？…」

「我肯澆水施肥，另外還在自己心裡植一株！」

「捨得放棄關嘉權嗎？」

「恨死他！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利用，絕無其他。」

她又擁緊金火，並主動送上熱吻，金火輕輕推開，問道：

「你不是在野島的孤懸生活下，才被逼對我生情吧？」

是夢見你，我想那就是愛吧！」

「金火，對不起，我傷害了你對我的一片愛心！」她反手把他擁得緊緊。

「但我要把心萌的愛芽拔掉……它的生長，對我對你無益。」金火道。

「再把它植下你的感情泥土去吧？」

「拔起來的愛芽不曉得枯萎沒有？」

「沒有，我想沒有，從你兩天來對我，就知道沒有。」

「即使再植下去，不曉得對方肯不肯澆水施肥？還有，我們現在的前途茫茫？…」

「我肯澆水施肥，另外還在自己心裡植一株！」

「捨得放棄關嘉權嗎？」

「恨死他！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利用，絕無其他。」

她又擁緊金火，並主動送上熱吻，金火輕輕推開，問道：

「你不是在野島的孤懸生活下，才被逼對我生情吧？」

一四二：不敢愛

他木訥地坐在芝草堆上，說：「你怎麼說也好，我希望有一段潔淨而幸福的生活！」

「眞傻！」她無可如何地說，片刻又問：「那你爲什麼又帶我來這地方？」

「只不過帶你來看看，我知道你被困山上籠子，寂寞得要死！」

「再把它植下你的感情泥土去吧？」

「拔起來的愛芽不曉得枯萎沒有？」

「沒有，我想沒有，從你兩天來對我，就知道沒有。」

「即使再植下去，不曉得對方肯不肯澆水施肥？還有，我們現在的前途茫茫？…」

「我肯澆水施肥，另外還在自己心裡植一株！」

「捨得放棄關嘉權嗎？」

「恨死他！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利用，絕無其他。」

她又擁緊金火，並主動送上熱吻，金火輕輕推開，問道：

「你不是在野島的孤懸生活下，才被逼對我生情吧？」

是夢見你，我想那就是愛吧！」

「金火，對不起，我傷害了你對我的一片愛心！」她反手把他擁得緊緊。

「但我要把心萌的愛芽拔掉……它的生長，對我對你無益。」金火道。